



LIERZHONG WENJI

李尔重文集

第九卷

作家出版社

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第九卷

李尔重文集

宋平题

作家出版社



与魏巍(中)贺敬之(右)在一起 (2000年1月)



在美国洛杉矶公园音乐厅



与《新战争与和平》部分编校人员合影

目 录

三个战士	(1)
杜厂长	(49)
一日一夜	(70)
一升米	(96)
过考.....	(126)
落后的脑袋.....	(141)
第七班.....	(163)
我们的报.....	(215)
领导.....	(261)
兄弟情.....	(436)
长白山下的自卫队.....	(448)

三个战士

一 成了积极分子

九班有个青年积极分子名叫徐振芳，今年才二十岁。个子中流，长脸膛，没什么特别地方，就是一双薄嘴唇和一对不肯让人的圆眼睛，长得显眼。每逢见了人，两眼一盯，耳朵一伸，听着或是看着谁有个合适不合适，薄嘴唇抿一抿向外伸一伸，话象梆子似地蹦出来；顶好评个理，特别是觉着人家不对或不顺自己的心，两片嘴唇磨来磨去，敢和你抬到黑。

他的家在九台县鲁家屯。这个屯比松花江北的电子，虽然工作晚有八九个月，在松花江南还得算工作顶早的电子。地主恶霸打倒了，地、牲口、浮财都分了。农会成立，穷人当家，这个屯算是翻身翻得不错的。徐振芳家里有父母，还有两个不上十岁的兄弟和一个妹妹。是个贫农，分了一匹青马，两垧半头等黑油沙地。从一闹斗争，徐振芳就是个积极分子。一九四七年冬天动员参军，号召贫雇农带头“保江山”，徐振芳第一个报了名。徐振芳那时穿着一条稀破烂的棉裤，妈妈怕儿子到外头冷，把分地主女人的一条紫色夹裤，给徐振芳套了一条棉裤。送他们走时，农会主任刘财拉着徐振芳的手，恋恋不舍地说：

“凭心说，我是真舍不得我这个兄弟。别看年轻，对穷人可真算赤胆忠心。手勤、脚勤还不算，那心眼一天就是个不闲着！这是咱们农会的千里驹！要不是为保咱们的江山，拿八抬轿子

来接，我都不能让他走的！”

“既然那么好，为啥不把你头上的狐皮帽子送给你兄弟呀？”
旁边一个人开着玩笑。

农会主任刘财马上把自己的火狐皮帽子摘下来，换在徐振芳的头上，把徐振芳的狗皮帽子自己戴上，向那取笑的人道：

“你当过不着哇？将来我兄弟缴了美国枪，还要送我一支呢！”

徐振芳戴着一顶火狐皮帽子，穿着一条紫色棉裤，头上还留着一个小平头，参加了解放军。满脸上是翻身后的高兴劲，一天欢蹦乱跳，全连干什么总少不了他。这个青年人，马上被全连的人们注意起来。谁都知道有一个“戴火狐皮帽子穿紫裤子的”。九班长袁金锁对于自己全班十个人也首先注意了他，可也就第一个讨厌他。“分发头，紫裤子，狐皮帽子，简直是个流氓！”——袁金锁一见了徐振芳的影子就这么想。

这一来，袁金锁和别人就话多，和徐振芳就相远。

那天部队才移到一个屯子住下，连里要各班在住地选择地方挖厕所。九班选了个墙角就挖，挖了有一尺深的坑子，外边找了块破芦席一围。

“行啦！”

几个人都走了，徐振芳觉着这坑子挖得太草；坑沿好象狗啃的，一个缺一个棱子的，坑外边也没有拍平，他自己拿着一把铁锹，在那里闷着头整理。

指导员到各班检查宿营情况，也捎带检查挖厕所的情形。一到九班，九班长袁金锁把住的情形报告了一下，指导员看了看大家都安下了铺位，又问道：

“厕所挖好了？”

“早挖好了。挖好老半天了！”

“挖在哪里?”

“就在后头一个墙旮旯子! 你看么?”

指导员也没说看也没说不看,由后门走了出来。他好象要由后门到另外的院子去。袁金锁跟着他屁股,在一出门时,指点给指导员,说:

“你看,那不是我们的茅房!”

指导员看了看,看见还有个人在里头拍土。

“谁在里头? 还挖么?”

“摸不清啊! 是谁?”袁金锁回过头来问别的战士。

“谁也不是,是徐振芳!”

“怎么还挖呢?”

指导员说了一声,就冲着茅房走过去,袁金锁也跟着。徐振芳提着个铁锹出来了。

“挖完了么?”指导员迎着徐振芳问。

“挖完啦!”徐振芳用右手抹了一下流下来的鼻涕。

“我看看挖得怎么样?”

几个人都到跟前去,果然挖成了一个二尺半长一尺宽三尺深的长方坑子,比刀子裁的挂线挂的都整齐。坑底上光光的一个土粒没有,坑外头铲的平,拍的平,战士耿国珍首先叫道:

“唉呀哈! 弄这么干净! 拉屎也痛快!”

指导员没有说什么,从眼角的波动,嘴角的抖动上看,谁也知道他在高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叫徐振芳!”

“真不错! 负责,认真,挖得好。以后,一切工作都要用这种精神干!”

“这算啥! ……”徐振芳笑了。

临走时，指导员对班长嘱咐：要好好培养这个积极分子。第二天第三天指导员又经过和别的战士谈话，知道他是贫农成分，带头参军，就格外喜欢。特别找九班长，郑重其事地嘱咐他：

“这个青年不错！要注意培养，经常分配他些工作，一方面锻炼他，也不断地考验他！”

班长心里虽不完全同意指导员的话，自己也说不出人家短处，只好勉强接受指导员的指示，不断地分配他做些工作，试试再说。徐振芳事事带头，件件完成，九班长也就心服了，和徐振芳来得近乎了许多。

从此，徐振芳上边有连里表扬，班里有班长和全班拥护重看，心气越来越高，工作就更积极。到了一九四八年正月，九班长把他介绍了党，全连的人没有不知道徐振芳是积极分子。

二 巩固部队

部队经过了诉苦运动，公开建党，战士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一步。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时，开始了练兵运动。全团开大会，首先号召学习军事政治。特别说明在练兵期间，主要的是学习军事技术。开了这个大会，每个战士差不多都记得这样几句话：

“咱们参军为的干什么？”团长喊着问。

“为的打老蒋！”

“消灭反动派！”

“保着人民坐江山，保护老百姓翻身！”

“.....”

团长平拍着两手，好容易把台下的各种回答声音压下去，又问了一句：

“打老蒋，打反动派，没有本事行不？”

“不行!”

“不行怎么办?”

“练!”

这个会后,便开始学习杠子木马,投弹刺杀,爆破……大家马上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。绝大多数都高兴。一天干这个弄那个,都是在操场上,比在屋子里开讨论会、反省检讨舒服得多。可是,也有的人想不开,想到歪道上去的。

徐振芳有个近同乡朱桂林,一开始练兵,心里粘糊糊的不得劲。

朱桂林是九台花脸沟的,论成分现在也是贫农。他家来到花脸沟也不过刚刚五年多。以前他们在城里做小买卖,赔光了,没法子,跟着同乡搬到花脸沟种地,朱桂林打一进花脸沟就说:

“这个熊地方,连日头也不多见。在这儿过一辈子,有啥味道!……”

“八一五”,日本鬼子被苏联红军打倒,乡下地主特务们到处成立保安队,连要带抢,吃的好,穿的好,出来进去也威风。朱桂林一看这个事不错,就干上了,都编在谢文东^①的部下。后来,解放军过来,把这些武装一收缴,有些便逃到山里,朱桂林也跟进,干了好几个月。临冬时,觉着没办法,才偷偷下来,假说是

^① 注:谢文东,大地主出身。九一八事变后,在群众抗日热潮下,曾参加抗日义勇军。之后局面艰苦,叛变投降,在炭矿当大把头,统治中国人民,给日寇当牛马。八一五事变前后,受国民党反动派委任为先遣第一(?)路军总指挥,组织反动武装,镇压群众,维护汉奸特务封建势力利益。盘据在林口、鸡宁、东安、保清、密山、桦川、刁翎一带。一九四六年经人民解放军剿除大部分,小股散落在各地山中。一九四六年冬,谢文东被擒。经人民控诉,人民政府处理,予以正法。所以谢文东到了解放战争的年代,便是胡匪的头子。

被解放军缴枪之后,带出很远,才放了回来。老百姓也没有细根问,混过去了。

动员参军时,朱桂林想:现在解放军这军头看势头也还不小,老蒋一时半晌不一定能把它整倒,干干也许差不多。到处先逛逛,也比憋在这山沟子里好。朱桂林就这样地参军了。

起初几个月,多半是政治学习。朱桂林虽然没有多大兴趣,觉着也还过得去。自己成分又好,管它诉苦查阶级,自己都可以来一套。开始练兵之后,朱桂林的心气就有点变化。天一蒙蒙亮就爬起来。先来个跑步,就是一身汗,紧接着就是杠子木马投弹刺枪。一天除了吃饭的时间,连放屁的空子都少。朱桂林每次从操场上回来,都是巴答着嘴,醉鬼似地向炕上一摔,打饭打水一概不管,总是这么一句话:

“哎呀!我的老爷……”

累还是小事、主要的是看样子真要上火线。朱桂林心里常常想:“当兵可是当兵,千万不能卖命!”练兵干什么?不是真要上火线么?团长、营长、连长都不断地说:

“学好本事,为人民立功!”

“向战斗英雄学习!……”

朱桂林越看势头越不见好,他就偷偷地和九班战士刘汉文议论。刘汉文是个老实疙瘩,傻吃也睡的样子,一年到头看不见他高兴,也看不见他悲哀或生气。也是个贫农,不论在什么事上,大家去干,也一定跟着;大家不干,你也不用希望他带头。朱桂林的家和他离有十里路,一参军就熟。朱桂林看来看去,觉着他还许可以说说心里话。纵然不一定说到一气,他不给打报告总是有把握的,总比那些积极分子们牢靠些。

“刘汉文,你知道这练兵啥时完么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完了上哪里去，你知道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“听说要往前方开呢！前方伤亡大，要补充，听说了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“你，你呀！真是木头疙瘩。就快上火线啦！中央军火箭炮，一打一大片，躲都躲不开……”

“……”刘汉文张着两眼望着他。

朱桂林又说了许多关于前方凶险的事，刘汉文听着发呆，心里也添了不少恐惧。当着自己一想到要逃跑时，马上又吓了一跳：“那怎么行呢！说是打不倒反动派不回家么！”脸上一阵一阵地热起来。朱桂林讲完了，问他有啥意见时，刘汉文呜呜啦啦地说了一句：

“革命么！中央军也不一定……”

朱桂林一转身就骂：“他妈怎么生这么个熊蛋！”可是从此以后，朱桂林就更为难了，找不到一个可心的人谈谈。指导员连长一讲话就是这个积极那个不自觉，朱桂林起心眼里不自在。没有几天，便倒在炕上不起来，哼哼唧唧，说是病了。

刘汉文虽然不完全相信朱桂林的一套，心里却也添了麻烦，睡里梦里担心着上火线。以前一天说不上一句话，现在，两天也不一定听到他说一句话。操课完了，一个人就倒在一边去抽烟。班里人以为他也病了，断不了问：

“刘汉文，不舒坦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刘汉文把头摇摇，连看也不看一眼，照旧吸烟。

正赶这时，连里一连有两个开小差的。开了一次军人大会，动员反对逃亡；班长以上干部又开了一次会，支部也开了会，要干部党员检查各班情况，积极进行说服解释工作，巩固部队。九

班长袁金锁、徐振芳还有梁百顺是党的一个小组。袁金锁是组长，召集了一次小组会。袁金锁当了兵以后学了个口头禅，张口就是“问题”。他首先照惯例报告了开会的意义。

“现在的问题是连里发生了逃亡问题。逃亡原因，就是思想问题。咱们就要帮助大家解释思想问题，保证巩固部队的问题。咱们研究一下子，班里谁有问题！”

“我看咱九班，都挺来劲，没啥问题！”梁百顺说。

“我就看刘汉文有点发粘！……”徐振芳说。

“他那号人也不是一天的啦，一扁担打不出个屁来。这辈子我看他也不会欢蹦乱跳的，天生那号秉性！”梁百顺不同意徐振芳的看法。

“粘也有多少样的粘法，”徐振芳薄嘴唇连个抿了几抿，眼盯住梁百顺的脸：“以前他粘是粘，什么时候他都和大伙掺和。现在，一天溜边，找清静地方，我看他总在想心事！耷拉着个脑袋！……”

梁百顺又要表示不服，袁金锁给两人折中了一下：也不当为有问题，也不当为没问题，由徐振芳细细和他咯咯再说。

晚饭后，做游戏，刘汉文请了个假，没有去。徐振芳去了，做了没一会儿也请了个假回到屋里。刘汉文一个人仰着躺在铺上，眼望着房盖，口吸着纸烟卷，眼发直，意思深长地在想什么。徐振芳走进来把枪放下，子弹带摘下，乒乒乱响，刘汉文和没听见一样。徐振芳原想故意弄些响动，引着他说话，好咯起来，没想到没有一点效果。他改变了方式，轻手轻脚地爬到刘汉文旁边，拉了刘汉文一把，刘汉文才吭了声：

“干啥呢！”

“老刘，我怕你吃了饭躺着存住食！怎么不到外边蹓跶？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怎么，老刘！我看你这几天愁眉不展的，想家啦？”

“……谁想……”

“那你不带劲，一天！”

“……咋不带劲哪，又吃，又喝的！”

“老刘，我知道你，是个老实人！”徐振芳很诚恳地说，“有话宁可闷在肚里，这样不好。大家同志都想帮助你，可是摸不着底，没办法！我怕你是想家什么的！”

“不是么！……”

“那是怎么呢？”

“怎么也不怎么！……”

虽然话没有谈出结果，刘汉文事后心眼里倒不好意思起来：人家比咱们还年轻，人家还当积极分子，还劝咱们。不都是贫雇农保江山么！？睡了一宿，刘汉文高兴了不少。徐振芳把第一次谈话结果向袁金锁报告了一下，自己觉着很泄气。袁金锁却鼓励着他，要他再多谈，多接近他，总会有好处的。徐振芳就按着这个办法做。刘汉文越发觉着徐振芳是一片诚心。一直地刘汉文也没有说出自己心里的顾虑，可是情绪转了起来，练兵的成绩搞得不错，刘汉文在九班里第一个能够连刺四千枪，受到了班长、排长的表扬，在全排队前表演了一回。四十多人叫好又鼓掌，刘汉文笑着擦着汗提着枪走回班里。徐振芳看刘汉文今天真的高兴了，特意挨过去拉扯。到后来问上一句：

“老刘，我到底还摸不清你前些时为啥不高兴，现在可以告诉告诉吧？”

“你说到底是解放军厉害，是中央军厉害？”

这个问题象从背后扔过来的一块砖头，没有防备。徐振芳两个眼转了几转，薄嘴唇抿了好几抿，没有马上说出答案来，却问了刘汉文一句：

“你为啥提起这个?”

“你说说吧!先不用管因为啥!”刘汉文盯着他。

“自然是解放军厉害!你看打了多少胜仗!”

“怎么知道解放军厉害?”

“怎么知道?”徐振芳显然被问住了,一转念却想起了个好答案:“就打你身上知道!……”

“……”刘汉文给弄糊涂了:“我咋的?”

“你能连刺四千枪,上了战场,和敌人接上手,还不是一拨就得躺下!”

“火箭炮是一打一大片?”刘汉文脸色郑重起来。

“国民党火箭炮能打人,咱们就专会抓火箭炮。一物降一物,卤水点豆腐。你看咱们主力,不是也有了火箭炮!”

“真的?你见过?”

“怎么没见过?第一回参加担架队,我就见啦!火箭炮、大炮、美国枪,什么都有!”

“我还寻思咱们不行呢!……”

“啊!就是这个呀!胆小?!……”

“不是胆小,是……”刘汉文想辩理也辩不出来。

徐振芳可讨住了刘汉文的底,把自己所知道的,能够讲得出的关于解放军必然胜利的道理,都给他讲了一遍,这还不算,把在连下传了有一月,已经磨得飞了边的两本《东北画报》找了来,给刘汉文看:缴获的大炮、火箭炮,什么武器都有。

刘汉文真的安下心来。小组会上袁金锁、梁百顺都承认徐振芳对党负责,认为这种精神很好。徐振芳抿了抿嘴唇,没有说什么。